



# 金蕭玄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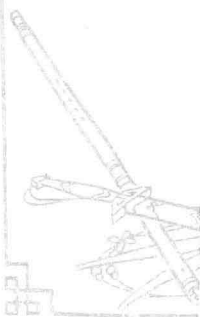
夏雨風 著

# 金箫玄剑

夏雨风著

版社

美



## 内 容 提 要

自古武林多争战，涌出多少奇侠怪杰。

一大侠之子，为报杀父之仇和雪灭帮之耻，落入“圣穴”冰洞，巧得金箫及武功秘笈，食冰鱼餐冰龟，孤身在冰洞习武数载。出洞后为得“狂龙玄剑”，几经出生入死，得老前辈“嬉”佬及乔装丐帮弟子的女侠之多方协助，终灭除武林败类、报仇雪耻。

## 金箫玄剑

Jinxiao Xuanjian

夏雨风 著

---

北方文艺出版社 （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）

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11.1 25 插页：1 字数：240千 印数 1—200,000
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 7—5317—0110—3, I · 111 定价：2.50元

# 目次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回  | 目难瞑上官杀师弟<br>恨不休少年立壮志 | ( 1 )   |
| 第二回  | 报父仇凌锋困虎穴<br>解危难单叔舍生死 | ( 13 )  |
| 第三回  | 入圣洞冰柱存绝技<br>赴少林破庙遇骷髅 | ( 27 )  |
| 第四回  | 护尊宝九侠遭毒手<br>受蒙骗门主丧性命 | ( 39 )  |
| 第五回  | 下冰潭凌锋得金箭<br>摆擂台堂主失金牌 | ( 53 )  |
| 第六回  | 潜教堡智夺秋毫剑<br>突重围幸遇五化手 | ( 67 )  |
| 第七回  | 决雌雄锋哥识倩妹<br>动侠心少主遇帮叔 | ( 82 )  |
| 第八回  | 战魔教寒夫人丧生<br>求师兄天伦帮重振 | ( 97 )  |
| 第九回  | 古时月摩手显奇能<br>周护卫忠心寻少主 | ( 113 ) |
| 第十回  | 入魔窟蒙面人引路<br>葬烈女小狂龙血书 | ( 128 ) |
| 第十一回 | 怜倩妹凌锋闯罗门<br>助英杰乔装变乞丐 | ( 143 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二回  | 出魔庐乞丐展轻功<br>遇宗师凌锋死还生 | (158) |
| 第十三回  | 老嫖母复仇施绝艺<br>小狂龙受托惩凶姬 | (174) |
| 第十四回  | 陈凌锋大破天魔剑<br>小乞丐血点冰玉峰 | (189) |
| 第十五回  | 比招式陆老授奇术<br>拜师父柯蓝教绝艺 | (204) |
| 第十六回  | 痴情哥难解爱与恨<br>智倩妹假释仇和怨 | (219) |
| 第十七回  | 施淫威毒姥报夫仇<br>结同盟恶龙救倩女 | (235) |
| 第十八回  | 指光剑凶险决死战<br>金箫掌凌猛见高低 | (251) |
| 第十九回  | 求神医飞赴必死涧<br>疾恶教追踪白衣人 | (265) |
| 第二十回  | 救垂危神医遇风险<br>持正义丐帮遭浩劫 | (282) |
| 第二十一回 | 贼客栈白衣客身亡<br>普陀山飞燕虎守剑 | (296) |
| 第二十二回 | 得天机飞临龙玄壁<br>获至宝誓言救苍生 | (311) |
| 第二十三回 | 天台山盛会起狂飙<br>将军谷魔教逞凶威 | (324) |
| 第二十四回 | 箫剑怒狂龙战煞星<br>玉女情香魂萦英雄 | (337) |

# 第一回

## 目难瞑上官杀师弟 恨不休少年立壮志

暮晖莹莹。在离太凉山西麓神京尚有五十余里的大道上，铁蹄连声，黄埃滚滚，似云、似雾……

来到近处，方看得清楚：一行人共有二十余骑，俱是戎装劲骑。众人连日跋涉，虽风尘仆仆，却鹰目炯炯。

最前面的是一个劲装年轻人，腰悬长剑，头扎英雄巾，虎脸不怒自威，正极力遥望，当隐约可见那城楼的飞檐时，脸色泛喜，回头向一位年约五旬开外的汉子禀道：“帮主，前面便是神京了！”

那被唤为帮主的汉子，身材高大，精明镖悍，须如墨染，剑眉下二目如星，炯炯闪烁，透着自信机警，此人正是崛起不久，却是鼎鼎有名的塞地边境“天伦帮”帮主陈世冲。其余人皆是他的徒弟或麾下高手。陈世冲听了劲装青年的禀报，微微颌首，吐言道：“加紧赶路！”

“是！”

马蹄扬起的尘埃似乌龙搅云。

前首的劲装青年正扬鞭驱骑，蓦见数丈外道上横卧着一

个衣裳褴褛的老乞丐。劲装青年剑眉稍凝，收住正飘撒蹄花的奔马。坐骑忽被主人收缰，嘶鸣不已。

劲装青年翻身下马，来到老乞丐跟前。望了一眼，见老乞丐身材瘦小，瘡头鼠目，微闭双目，神情悠闲自得。劲装青年忍住怒气，赔笑打揖道：“有劳这位丐帮兄弟，让个道，让我等通过。免得……”

劲装青年知中原武林中的丐帮声势浩大，帮中弟子云布天下，因此断定此人是丐帮弟子。岂料他话未说完，那老乞丐跃然而起，单掌向他的面门拍去，掌势凛猛。

劲装青年心存戒备，见他出手，双掌一招“十字错手”，架住掌风。两掌始接，劲装青年蓦觉一股阴寒罡气透过掌心，似游丝般地直入经脉，不由地打了个寒战，方晓中了对方的“阴极掌”气。正欲吐劲抵御，不想那老乞丐功夫怪异，另外一只掌幽灵鬼魅般地悄然逼近他的胸口，劲装青年抽掌回格业已不及，“噗”的一声闷响，躯体宛如断线风筝，“嗖嗖”地后退着。

陈世冲原以为他是个稍会武功的丐帮弟子，直到见那人使出“阴极掌”，方知不妙。这“阴极掌”便是“天基神教”四十九艺中的“浪涛十三卷”。他们此行，与这“天基神教”大有牵连。陈世冲单掌一操，接住了那青年，见他脸色泛乌，紧闭青唇，已气绝了。

一旁的一位年纪最小，大约有十四岁的少年不禁哽咽，惨呼：“五师兄！”

陈世冲此时认出了那老乞丐，一边搂着死者一边怒道：“哼，原来是‘天基神教’的‘佗佗毒丐’！”他愤怒中骤然增添了忧虑：此行本是绝密之极，怎会被‘天基神教’知悉？

而且还捷足先登，在半路狙袭。

‘佗佗毒丐’步武尘“嘿嘿”冷笑道：“‘冰凌子’也会记得我‘佗佗毒丐’，荣幸之至！你手下士卒众多，消遣几个，我看不为过吧？哈哈！”

“冰凌子”陈世冲乃当代武林高手，又是一帮之尊，何曾受人如此嘲辱，爱徒又遭此人杀害，对“佗佗毒丐”步武尘，他恨不得马上让“佗佗毒丐”肝脑涂地；但他不能不思考大局，只好压住火气道：“‘佗佗毒丐’，我劝你去向‘煞面血星’进谏，说我中原武林高手如云，况且个个都是铁血丹心的铮铮硬汉，岂是区区一个‘天基神教’所能夷平。‘煞面血星’乃大智之士，不会行如此荒谬的行径，劝他收了此心翼为佳。从古自今，贪妄之辈何曾少，可谁又能掌统得了中原武林……”

“哇！好臭，好臭！”“佗佗毒丐”步武尘忽然捏着鼻子大呼小叫，指着陈世冲破口大骂：“‘冰凌子’你少放狗屁，我教雄踞阴山，鼎圣教主，武功才智天下无双，麾下教众数百万。中原武林似走砂离蚁，不堪一击。我教主统一天下武林，免得彼此仇视残杀，有何不好！”

“冰凌子”陈世冲一脸浩然正气，又道：“中原武林的命运，自有中原高手掌握，岂容区区魔教辖治天下武林！哼，若中原武林同仇敌忾，‘天基神教’不过是螳臂挡车。仲儿，上！”

“佗佗毒丐”喋喋怪笑，不屑地说道：“‘冰凌子’你纵有再大的本事，若不听我鼎圣教主的海言，便是自觅死途。”见对方一行人中一条白影疾步上来，他认出来者是陈世冲的大徒弟张英仲。“佗佗毒丐”不慌不惧，连连尖声怪啸。立

时“篷篷”声响不绝，地上瞬间出现许多洞穴，又听“嗖嗖”几声，数十名汉子手持兵刃从窟中跃出，酷似从墓穴中钻出的幽魂。

“冰凌子”陈世冲见他们全是一色的白衫，知道是“天基神教”的“魍魉星座”的四十二星。在邻近中原创立数百年的“天基神教”中，分属为“十八星座”，大的星座有数千人，小的只有三人，共是罡煞星座、墨玄星座、佗刹星座、神猎星座、魍魉星座、霹雷星座、坤化星座、毒蝎星座、残龙星座、虚极星座、北衡星座、疯魔星座、长犬星座、圣书星座、天玑星座、天鼎星座、醉琐星座、护教星座。排得越前的星座人数愈少，但武功却越高。

“魍魉星座”众星趁着对方惊愕之机，包抄齐上。陈世冲猛地一声长啸，犹如虎啸龙吟，声彻云霄。帮众均被帮主这一声吟啸所震，纷纷拔出兵刃，力图突围。顿时杀声震天。

张英伸手握剑诀，长剑一招“龙凤齐鸣”，挟带怒星血气，罩向“佗佗毒丐”步武尘。

“佗佗毒丐”凝足阴劲，双掌瞬刻变得乌青，不见一丝血色，隐隐可见碧光莹莹。他一声怪笑，打出“阴极掌”的第一招“虚阴无极”，双掌荡出层层涟漪，青光碧浪，卷淹而去。

“佗佗毒丐”乃属“天基神教”第三级“佗刹星座”，他的绝艺“阴极掌”被列排入《浪涛十三卷》中，使他在教中声名为之大噪。

张英伸长剑才刺入那碧波中，剑身立被染上一层青光，握剑的手腕不禁一抖，一丝罡阴极气差点钻入他手经，连忙运劲一颤，青光反漾，旋即一掌向“佗佗毒丐”胸口击去。

“佗佗毒丐”被那长剑之刚劲阳气迫得使出十成功力，脸上尽是狰狞之色。忽闻劲气袭笼自己前胸，收回左掌，一招“碧水东流”，掌锋划弧，似挟带绿涛骇浪，向张英仲的来掌径抵而去。

又是“篷”的一声，两条人影悠地分开。

这一回合，张英仲因为分掌对抵，握着剑柄的手竟被那罡阴极气趁虚透入，不得已抛出长剑；而“佗佗毒丐”这一掌只能勉强挡得住对方那一掌刚阳劲道，微感中气轻浮，蓦见对手长剑似弹星射向自己，心中暗凛，侧身一闪，“嗖”的一声，剑锋从他的腋下穿衣而过，留下一个碗底粗的大洞，凉飕飕的，吓得步武尘毛孔暴张。

其实这一交手，是张英仲输了。武林中交手，最忌自己的兵器被对方击飞或被迫丢弃。

张英仲见一剑被他避过，气得咬牙切齿，自己没了兵刃，索性赤膊，双掌交挥，龙卷风般地连连拍出三掌。

倏地两人又激战一起。

按武林规矩，“冰凌子”陈世中乃一代宗师，一帮之主，有众徒儿在身边，自己不便与众教匪对抵，只能旁观。

“魍魉星座”众星武功算得上江湖一流高手，而对方也是功力相当，只可惜他们人数要比教星人少，二人抵三人，因之，死伤多是“天伦帮”的帮众。

忽听一个白衣魍魉星呼啸一声，其他白衣魍魉星倏地退出战圈，围着“天伦帮”帮众走马灯般地团团转，组成了“魍魉星座阵法”，慢慢地缩小着阵圈。

“冰凌子”陈世冲见张英仲与“佗佗毒丐”久战不下，其他下手已死伤数人，迫于眉睫，也不再顾忌什么武林规矩，

低喝一声：“仲儿让开，让我看看‘佗佗毒丐’到底‘毒’在哪里！”说着，身子纵起，大雕般地扑向“佗佗毒丐”，单掌一招鼎鼎绝艺“冰凌掌”中的“冰河解冻”，扫卷起一阵似冰雹雪涛般的掌力，笼罩“佗佗毒丐”全身。

“佗佗毒丐”立觉一股气浪憋得他丹田之气乱闯，体中似火蛇乱窜。尽管他练的是阴寒极气，也不由暴躁如霆，大吼一声，双掌使足十二成功力，硬生生地接下“冰凌子”这一凌厉的下击。

“轰！”

一条人影随着一声哀号，向后斜飞出十几丈远，落地后四肢不停地痉挛，最后缩成一团肉球，一命呜呼。这便是“佗佗毒丐”。

陈世冲击毙“佗佗毒丐”，刚欲回身收拾那些猖狂的教匪，突然感觉到数百丈外一条人影，正电闪般地飞来。心中甚疑，心想普天下除了师父和大师兄外，又有谁轻功如此高强？来者一个箭步蹿到他面前，他“咦”了一声，是自己的同门师兄，“金雕教”教主上官真龙！他身高九尺，身似铁塔，面如紫玉，剑眉斜插入鬓。灰白胡须二寸余。虎目如电，顾盼之间，有如利剑，满脸充溢着肃杀之气。

陈世冲心想，自己千里迢迢，欲去相见的大师兄，竟会在此邂逅相遇，心中又惊又喜，忙迎了上去，连呼：“大师兄！”

上官真龙脸色凝重，见到阔别数年的同门师弟似乎并不显得欢喜，近前携起“冰凌子”的手，沉声道：“师弟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随我来！”不容陈世冲分说，拉了他就走。

陈世冲满腹疑惑：自己的师兄向来沉着镇定，临危不惧，

以两人的武功，纵算万千铁骑席卷前来，也不在乎，今日为何神色如此慌乱？

两人身如落叶，轻飘飘地走入一条岔道，走出已有五里开外。“冰凌子”再也忍不住，问道：“大师兄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上官真龙放慢脚步，但一只手仍是拉着陈世冲，对陈世冲的问话不予理睬。猛然抬头怒喝道：“前方何人，为何还不滚出来？”面上隐隐显着一丝诡笑。

陈世冲心中惊疑：凭自己的内功，十数丈内落叶草颤，无不在觉察之中，怎么前面有伏人自己竟会未觉？于是凝足目力，向十数丈外的一丛林望去。蓦地，陈世冲感到后背心有一只手掌悄然无息地向他袭来，正是塞外驰名的邪门功夫“普渡三掌”。此掌使的全是阴劲，毙人于无声无息之中。

陈世冲武功高深，当偷袭的阴劲触身时，丹田真气自然而然地护住真元，体中内气立刻凝聚。“冰凌子”蓦地发觉，自己的内劲并不能运到心胸之处抵御来掌，原来是大师兄那手紧紧地扣住他的手经，真力受阻，无法通过。沉沉地哼了一声，象被激浪所冲，一连滚出好几丈，半晌才脚步踉跄地爬起来，脸上尽是青白，“哇”地一声，吐出几口鲜血，大惑不解地盯着大师兄，吐字不清地道：“大师兄，你，你为何……小弟究竟犯了什么错，师兄你打，打小弟……得说个明白。”边说边调收那窜蛇奔马般的丹田真元，硬抵住那寒透骨髓的罡气，刚欲探手摸丹药服下，上官真龙忽地飘然无声欺到了身旁，半句不说，目眸中暴射着杀气，就如午夜荒山中饿狼的目光，绿莹莹，贪婪，残忍。只见他单掌一招“浮标过桥”，缓缓地拍出一掌，虽无声无息，却使陈世冲

几乎窒息。

陈世冲趑趄趑趄地仍要弄个明白：“师兄，你别冤枉小弟，我、我没有做过错事，你……说个明白。”

“嘿嘿！”上官真龙阴森森地笑着，骤然脸儿一绷，恶狠狠地道：“我今天就是要你做个糊涂鬼！”说罢又致命地击了陈世冲一掌。

上官真龙望了望躺倒于地的“冰凌子”陈世冲，如释重负，忽地想起那激战中的几十人，使出江湖罕见的独门轻功“落叶飘风”，瞬间便回到了原来之地。

此时，“天伦帮”帮众只剩下五人。他们个个似狂虎疯狮，长剑挥得似银河泻瀑，与众白衣魑魅星拼命厮杀。

“啊！”一声惨呼，一个“天伦帮”弟子被上官真龙一掌劈死。

白衣魑魅众星突然见上官真龙幽灵般地回来了，顿时狂喊起来：“让它刀刀见血！”一阵狂打猛杀，四个“天伦帮”弟子被砍成肉泥。

众星与上官真龙跃身上马，象一伙拦路强盗逃之夭夭，留下一片尸体。

此时，血阳坠山，寒鸦悲鸣回巢。

忽然，在一片杂乱的尸体中，有一具“尸身”稍微动了动，停歇了一会儿，那“尸身”拱掉了压在身上的另一具尸体。

半晌，那“尸身”才缓缓坐了起来，脸上尽是血污黄尘，身上的白衣被殷血浸得湿腻腻的。他仍是紧闭着眼皮，似在努力想什么，模糊地记得自己和父亲、众师兄、帮中弟子在路上遇劫阻，五师哥当场被一个叫什么……唔，好象叫“佗

佗毒丐”的一个老乞丐打死的，然后上官伯伯叫走爹爹，自己和众师哥力敌一位白衣人，三师兄见自己危险……

想到这“危险”，他心头不由地一颤，头脑清醒了许多：当时他自己一人拼斗一个使判官笔的白衣人，那人招式鬼魅，父亲曾对他说，那是中原外的独特判官笔法，唤作“胡貂笔法”，乃胡乔所创。才斗了几个回合，那支奇长的笔锋悠地刺向他的咽喉，他当时双眼一闭，只待阎王点他的名，没料三师兄朝他扑来，替他解了险。而三师兄的腋下却被判官笔连戳两个大洞。三师兄垂危之时，单指点昏了他，扑身把他压在身下。

想到此，他泣不成声。借着月光，他看清了方才推开的三师兄：惨淡的银辉洒在他的脸上，身上剑痕交错。他伏在尸身上痛嚎不已。

不知多久，他才艰难地爬了起来，小心翼翼地绕过众师兄的遗体，口中不住喃喃地低呼：“爹爹！”声音中带着哭咽，好一阵他才想起爹爹被上官伯伯拉走，向一条岔路而去。他站起身来，奔向那条小道，终于发现一条熟悉的人影平倒在地上。他走近几步，脑中“嗡”的一声，象刺耳的金属交鸣之声，那人竟是自己的父亲，名震中原的武坛高手“冰凌子”陈世冲！

他蓦然感到一种恐怖的黑影裹住了他的心、他的全身。他狂叫一声飞扑过去，跌倒在爹爹身边，伸出颤抖的手探了探他的气息，发现父亲已经归阴，顿时，若五雷轰顶。

他苏醒之时，已是第二日清晨。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那格斗、那血，是梦？还是遥远前的岁月？

他伸手一触，撞到一条冰冷冷的物体，他打了一个寒战，

头脑清醒了：那是父亲的遗体！

须臾，他站了起来，茫然地看着父亲那灰白的脸，往日那威武的爹爹哪里去了？是谁使父亲、众师兄一夜之间变得如此？凶手是谁？上官伯伯呢？他哪里去了？伯伯和父亲在一起，能战胜天下所有的对手！可为什么爹爹死了，上官伯伯没了踪影？他得不到答案。他便欲找父亲临死前是否留下什么遗言。他呆呆地望着缚在父亲背上的那柄尚未出鞘的长剑。冷丁意识到：这是父亲的遗物！他忽地跪下，解下这枚江湖视为至宝的兵刃。

他准备将父亲抱起来，葬在山坡上，当移动父亲的右手时，露出地上几个模糊的字：“上官一”。父亲没有写完，竟在这“一”之后就断笔了。他猜想定是父亲临终前写的凶手的姓名，只写到第三个字的“一”就没气了。

少年不由倒吸一口冷气，这“一”岂不是“真”的开首笔吗？虽然以“一”开笔的字有千千万万，但前面有“上官”二字，所以不再会是其它字。他微微地摇了摇头，怎么会是上官伯伯呢？他和爹爹是同门兄弟，相敬如宾，情同手足，岂会加害父亲？

他埋葬了父亲和众位师哥，“咚咚咚”磕了三个响头。然后，他猛然挺身站起，目视远方，抱剑当胸，道：“爹爹，众位师哥，你们的仇，锋儿一定替你们报！”说罢，离开坟墓，径直向神京而去。

“金雕教”坐落于乌山西麓。层峦叠嶂，峭峰兀立，峰巅绕云，林中旌旗飘飘。据说此教乃中原奇侠“金雕一指”南屏戈所创。当年他以“指光剑”和“玄元真功”傲霸武林。

可惜，他只当了五年教主，暴病而谢世。尔后教主之位由他的大徒弟“少湘剑”古麟所继，至今已有三代，仍是鼎盛不衰。

忽然，山中“嘀嗒”声不绝，只见远处一团白色卷风驱雾般疾行而前，到近处方才看清楚，却是一位年纪约莫十三、四岁的少年郎，身下的坐骑是一匹纯白种马，身着素衫，头结丧白巾，背负四尺古剑，小小的白脸上蒸蒸煞气，使人乍见便觉心惊。

少年见“金雕教”已在目前，便弃马而行，才走数步，忽闻路旁两棵古木上“嗖嗖”两声，两条绿影翻身跃下，落在离少年数十步之处，原来是两个护教卒子。

两人冷傲地打量了少年一眼，带着鼻音发问：“喂，哪里滚来的丧父子，想在这儿寻事吗？”

少年闻语，怒目而视道：“快带我去见上官伯……上官真龙！我有事来向他诘问！”

两位护教卒见他胆敢在这“金雕教”地盘内大呼小叫教主的姓名，勃然大怒，其中一人喝道：“你小子找死，你已经死了父亲，我现在要你家断子绝孙！”喝声中双掌出招“齐凤尊龙”，勾屈五指，径抓少年颈部。

少年不料他身形如此之快，出剑已是不及，错步向后倒倾，右足踢护教卒的小腹。护教卒本以为他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，并不看在眼里，这时见他反应极速，不但躲得快，还击也快，迫得他一个“铁板桥”退出十几步，面色难看。这家伙双掌一封一错，又扑向少年。

少年趁他退下，忙抽出长剑，挥出一片褐光，使出家传绝技“冰凌剑法”。一招“萧风寒雪”，化成三道剑影，连刺对

方“天池”、“中庭”、“幽门”三大穴。其实这招剑法可化作九道剑光，他之如此乃欠功夫。

一边斜目冷视的护教卒见那片剑气，心中震惊，料定这少年大有来头，知同伴必有险，忙身子一晃，上前和那名护教一起战这位少年。

少年的“秋风豪雨”剑杀得两名护教屁滚尿流。

一名护教惊问道：“小兔崽子，你和‘冰凌子’陈世冲是父子还是师徒？”

少年一听他提及亡父，肝火更甚，也不作答，更猛地递出一剑。

眨眼之间，两名护教死于“秋风豪雨”剑下。

少年啐了一口，刚要收剑回鞘，突闻一束乌光电闪已至。少年惊颤地举剑上撩。“叮”的一声，剑身不住颤动，少年虎口麻痛，古剑险些脱手而飞。少年心中诧异：只一闪，未见此人身形，来者究竟何人？